

## 最後的禮物

橘黃色的尼龍絲布簾被四支白鐵架撐開，瞬間圍出一個立體矩形空間，空間的上方，短管日光燈灑下慘白的光線，像是進行著某種洗禮儀式，矩形空間徹底成了聚光燈下的焦點，父親置身在其中，他是主角，只是沒有台詞、沒有動作，這是只登台一次的默劇，甚至不需彩排。

天氣肅瑟清冷，講話時會口噴白煙，四、五天前大夥兒還聚著吃年夜飯。此刻的半夜子時，三位禮儀師忙碌地在家中客廳穿梭著，兩男一女，尤其女孩，稚氣未脫，約二十來歲，穿著好看的鑲花邊白襯衫、帥氣筆直的西裝褲，畫著淡妝，紮著有精神的馬尾。她是父親這次演出的化妝師。

淚痕像是房子牆角出現的陳年漏水漬，掛在我失去血色的臉上，眼淚則不明不白不斷滲出，「漏水問題通常都需要花些時間修復的。」父親曾跟母親一同研究哥哥房間的漏水問題這麼說過。我試圖佯裝鎮定的想偷看父親的化妝過程，橘黃色布簾沒有調整好而有著一個小洞口可以窺視其中，禮儀師忽然意識到什麼似的，倏然拿出辦公專用的強力彈簧夾，將兩片簾子緊密地疊在一起，然後夾起，密得什麼都看不到，雖想徹底地把握一分一秒能夠瞧見父親的時光，短短幾分鐘的過程，是踏上腐朽吊橋前的掙扎。最後我仍是俯首認輸的拳擊手，放棄窺視的勇氣，我提不起沉重的堅強，更無法假裝沒事的抵抗悲傷，只是倉皇踉蹌的出出入入，來來去去客廳好幾回，不是去廚房喝茶，便是到廁所洗手，亦或在一旁摸東摸西，直到簾子再度被掀起時，父親已經化妝完畢。「袂啦！恁看，伊ㄟ面好看好看！」禮儀社負責人，一位操著特殊閩南口音的大姐露齒笑著說。

哥哥與我兩人聽從禮儀師的指令，雙膝著地，直跪在父親直躺的身軀旁，禮儀師中的某位大哥，開始按照流程，進行一套訓練有素的禮規範文，經驗豐富的顯得這一切稀鬆平常，他帶領哥哥與我進行宗教儀式的拜禮。禮儀師以第三人稱角色，作為哥、我兩人跟父親溝通的中間人，操著同樣特殊的閩南口音，請父親好好安心去該去的地

方、隨著佛祖的腳步、孩子都很大了不用擔心、兒子會好好照顧您的妻子跟老母親……。突如其來的酸意，在鼻腔醞釀鼓譟，眼淚啦鼻涕啦又硬生生的迸發，洩洪似的流竄湧出。

這份難過不只是父親純粹的離開，我意識到母親將面對的孤獨跟阿嬤失去兒子的不捨。

拇指食指捻著線香，香腳的紅墨和著手汗，在指頭間暈開，證明了儀式的進行。平躺在眼前的父親身軀，讓我感覺熟稔又陌生，父親穿著一套禮儀社準備的七千元西裝，頭戴低頂圓帽，西裝的材質不是頂好且樣式古板，尺寸明顯的過大，褲管長過父親的腳底板，垂墜那多出的幾吋布料，我不知怎地覺得滑稽的想笑，但我只是持著一張毫無血色的臉，顧自地內心呢喃，爸爸自己才不會想那樣穿咧！一想到父親再也不能穿上自己喜歡的襯衫跟合身的西裝褲，飛來一筆的笑意曇花一現，刺激了我鼻腔內的分泌物，禮儀師、伯父伯母姑姑堂哥一群人皆沒人注意到我當下的分心。我後來明白，那股笑意是來自於對現實人生荒謬無常的抗議。

「來，現在你們內心有什麼話可以跟爸爸說喔，說些感謝爸爸的話啦都可以。」禮儀師笑著宣佈，驚見他那因嚼檳榔而泛紅的唇齒，使我回了神，「可以講在內心，不要說出來嗎？」哥哥這麼問，「嗯…，也是可以啦。」禮儀師遲疑一會兒答道，也許這是第一次有人問這個問題。

沉默的兩分鐘過去，哥哥點頭示意禮儀師已經說完了內心的句子，哥哥與我一同密封了這段靜默時光與父親的對話，二十年的養育之恩情，哪是兩分鐘內能夠一言以蔽之的呢，我知道我會無時無刻想起父親，想跟他說點什麼、分享點什麼，因此我沒有過多激情的表態，在這靜默的兩分鐘真空。

拜禮的結束，父親被送入「冰箱」，一個近代科技下的產物，防止大體腐壞的冰櫃。

禮儀師將伺機已久的冰箱插上電，機器轟隆隆的巨響劃破了清冷寧靜的夜晚，空間似乎被切成碎裂裂的小片，我喪失判斷年月日時分秒的能力，白色的冰箱在白熾日光燈下更加地白澀，它盡責地在橘黃色尼龍布簾圍起的小舞台上賣力地運作著。

爸爸被冰起來了。

蒙著灰的二手唱佛機，禮儀社開價五百元，唱佛機飄出悠悠緩緩幽幽的南無阿彌陀佛，機器老舊、電路接觸不良，佛經聲忽大忽小斷斷續續，彷彿擺在那兒的是三、四零年代的留聲機，他們說爸爸要聽著佛經聲的引領才不會走到不好的地方去。哥與伯父遵照禮俗的在客廳角落的兩座沙發臥著守靈，大門敞開，冷風直搗，需緊抱登山睡袋一同陪伴取暖。「好幾回都被冰箱壓縮機的啓動聲嚇醒。」哥後來這麼跟我聊起守靈的那幾夜。父親離開的第一晚，母親與我在二樓的臥室就寢，我躺在父親以往睡覺的位置，有些憂心地想著父親是否介意我佔著了他的床。兀自地胡思亂想幾分鐘過去，我便在冰箱馬達巨響及阿彌陀佛的空靈聲中恍惚睡去，翌日又在兩種聲音的唱和中驚醒，它們紮實有力的甩了我兩記耳光，剝奪我試圖欺騙自己爸爸還在的權利，一秒也不給我，唱佛機斷斷續續但執著的唱著。

父親真的離開了。

我點燃一支香，跟父親道聲早安，靈堂上父親的照片相當好看，是幾年前換新版身分證時去相館拍的，炯炯有神的雙眼，一副自信飽滿、樂觀進取的模樣，我這才意識到，還真的不曾看過父親面帶憂容、說啥喪氣話，反倒是他興趣甚多且勇於涉獵，旅遊、重型機車、3C 產品，下班還到社區大學學拉二胡，老是嚷嚷退休生活、零零總總等的長篇大計。友人總是跟我說，你爸好另類！

他沒有辦法履行的願望，讓他在醫院的最後那天留下了眼淚，那是我第一次見到父親哭，也是最後一次。

頭七前一晚，法師帶領著我們為父親「作藥懺」，藥懺功德能使往生者解除生前的總總病痛，尤其是因為生病走的啊，作藥懺最好。禮儀社大姐拿來一個古早人家煎藥用的大陶壺，陶壺添水八分滿、內攔中藥材，再將陶壺置於火盆之上加熱，火盆內炙熱燒紅的炭火，把水溫逼得沸騰滾燙，中藥味隨蒸氣噴發瀰漫，藥懺功德開始。我們每人手捧經文，依循法師的誦經聲，眼睛盯著經文，字字緊隨在後，唸唱而出，不懂其音、不明其義，只知藥懺是治百病之萬能藥，在眾人依舊無法理解父親究竟因何病情離開之時，我想只有藥懺經能夠對症下藥。用閩南語唸著譯本經文，我陷入一種想像，梵文字體一字一字的從法師口中飛出，纏繞父親的身軀，父親沒入一片亮晃晃的

金光之中，像是電視劇有的特效場面，配上「復原」專用的 MIDI 音效，父親將在誦念聲中得到解脫，無罣無礙。水被煎乾的剩下一點，陶壺發出逼逼撥撥的噪音、賣力吐著水氣。

藥讖功德的隔天，我作了一個夢，夢裡一個模模糊糊的人影，拿了兩把南胡，要我調音，我接過其中一把調了調音，內絃蕊、外絃啦，習慣性地蕊蕊啦啦、順了順弓，便不自覺的拉起了《賽馬》，那是一首簡單好聽，初學者必學的二胡名曲，拉完一小段，便醒了過來。長輩們都說，啊！這是爸爸要聽你拉琴啊！在母親的鼓吹下，我便在父親的靈堂旁拉起琴，許久沒碰了，手指成了枯枝，換我成了跳針唱機，琴音斷斷續續。

二胡曾是我與父親革命的導火線，當年升學選擇逃離音樂系，我與父親的關係曾有一度冷如冰川。川，還算有流有動，但速度緩得悶、緩得僵。後來父親竟自己跑去學拉琴。

父親拉了幾年琴，迷人好聽倒談不上、但識譜能力的確過人，我叮嚀他，拉琴時手腕、肘臂還要更放鬆一點，才能拉出好聲音，但他仍是自顧自地拉著，瀟灑不理人，他總是說，反正拉得出音就好了，在班上大家都叫我高手哩！我這是自娛自娛嘛！我教父親拉《賽馬》不過是去年暑假的事，後來因在外地唸書、學業忙碌，而甚少返家，不知道父親後來《賽馬》練得如何，母親只說：「你爸沒有你拉得好。」

在靈堂旁拉琴的我，懷疑他是否隨側聆聽，但我十分懊悔沒有多陪他練習二胡，更錯過了他曾經登台的表演。

有人這麼傳言，不管從哪個角度看《蒙娜麗莎的微笑》裡的蒙娜麗莎，她的眼神似乎都會你對焦，我想這是真的，父親靈堂前的照片就跟蒙娜麗莎的傳說一樣。哥：「你看爸的照片，不管從哪個角度看…」，我接著說：「是不是都會感覺他在看你？」「對齣對齣！」哥驚奇的點頭稱道。

照片留得住形，留不住體，父親火化後化成一堆灰，愛因斯坦物質不滅定理解釋了父親的存在依舊，但實際上卻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於無形。

支架手術的急救成功，使原本因心肌梗塞進入休克狀態，被宣判百分之八十死亡的父親活了過來。加護病房的第二天晚上，見著母親與我，縱使全身上下插滿十來支

管子的父親無法自由動作，但仍用盡力氣的表達想說的話，他握緊母親的手，隨著儀器滴答聲的步調一同施力、放鬆、施力、放鬆，此刻我臉上的口罩已裹著沉甸甸的鼻涕跟眼淚。父親甚至用食指示意我，做出扣壓相機快門鍵的動作，惹了一趟鬼門關的父親，滿腦子還記得我們前一晚，同去賣場購買尼康單眼數碼相機的事情，母親跟他說，好啦好啦！等你出院我們在買壹台嘿！阿你要好好休息趕快好起來喲！然後我們要一起去拍照！

父親的確奇蹟似地好起來，抽痰的管子奇粗無比，直直駛進父親的喉嚨，管子壓迫其聲帶，父親嘗試用力說話，但只發出啞啞氣音，於是他透過書寫與我們對話，相當有力的筆跡，一如往常。

葉克謨的輔助，三天的危險期過去了，父親卻開始高燒不退。其中一次的早晨會客時間，父親寫下歪歪曲曲的「落幕」兩字，我見著了悶不吭聲，母親於是再問一遍，你寫什麼？再寫一次好嗎？父親孩子氣的微愠一下，再度拽筆寫下力道強勁的字體，還是「落幕」，這回換母親不作聲了，一旁的護士小姐看了一眼說：「什麼落幕呀？」父親表示他在看電影，「哪來的電影？阿伯你沒有在看電影啦！」爸遲疑了一會兒，搖搖頭問沒有電影喔？「沒有啦，誰放電影給你看啊！」父親認為自己搞錯了，有點不好意思，露出像嬰孩似的燦爛笑容，護士小姐邊調整儀器邊偷偷跟母親與我解釋，大概是昨夜拆除葉克謨施打的麻藥還沒退全，再加上高燒到三十九度多的緣故，導致他意識昏亂，這是正常的幻象狀況。

幻象雖屬正常，實乃異常現象。

尊重電影創作，便是要等到電影結束後，一長串工作人員、演員名單跑完、片尾曲播完，才可以離席。父親從送急診到返家，共經歷了十天的痛苦，母親、哥與我三人在這十日內，成了每天早早到醫院報到、每晚最後離開醫院的會客家屬，我們一同陪著父親走完他的最後一程，父親非因為心肌梗塞而走，而是因插管過多細菌感染、高燒不退，引發敗血症而去，器官衰敗，宣判無救。機器故障，可以修理，修不好，就換台新的；人病了，治不好，就是沒救了。電影的意外結局往往是劇情的爆點，而通常因為爆點而讓片子成了經典。

電影落幕，曲終人散。

「二十年後，你還會記得你爸嗎？」母親問，我跟母親說，會留下的記憶，要忘也忘不了，相機快門每扣一下發出的清脆喀嚓，都成了我與父親的連結，旅遊頻道介紹蒙古，播放起《戰馬奔騰》做背景音樂，也使我憶起父親偏愛熱鬧歡騰的曲子勝過悲愴小調。因為價錢合理且附贈雙鏡頭之故，我與父親決定捨棄較貴的尼康 D60，改買停產了的尼康 D40X 數碼單眼相機，機器雖停產了，並不代表失去其價值；父親的離去，不代表我會就此遺忘他。

立在牌位後的父親照片還是如此神采奕奕、容光煥發，照片封存了父親的面孔，2D 的相紙、3D 的五官，真真假假、虛虛實實，記憶與夢境同樣如此，我還是沒有再去多碰二胡，但我知道父親早已釋懷我放棄二胡的事情，不然怎會送我夢想已久的尼康相機呢！不知怎地，我竟又作了個父親找我學琴的夢，夢裡他匆匆忙忙的走進家門，手中拿著琴、坐在我身旁說，快快快！教我這首，我要表演這首給朋友聽，我瞄了譜一眼：啊！這回是《三門峽暢想曲》，依舊是那種快意盎然、生氣蓬勃的曲子哈！